

大野愼著

新陸軍大臣

川島大將之素描

陸相更迭之真相
軍部之動向

外交部情報司譯印

目錄

- (一) 何謂永田事件
- (二) 林陸相辭職之始末
- (三) 川島陸相就任之經過
- (四) 川島大將爲何種人物
- (五) 德望崇高之新陸相
- (六) 新陸相之抱負與決心
- (七) 軍部之動向

川島大將之素描

一 何謂永田事件

當此建設昭和新日本之途上，我軍部之動向，實爲國民注目之的。克服現今非常時之中心勢力，一般認爲在於忠誠報國之帝國軍人之堅決意志者，亦係事實。

近代國防計畫，不能離開國民之思想及經濟生活而獨自成立。是故就軍政上而言，軍部對於國家之產業政策或財政經濟，自不能不予以重大關心，而實際上亦正在採取是種態度。因而軍部在我國政治裏面，遂至逐漸獲得有力之地位，此即議會中成爲問題之「軍人之干涉政治」也，雖一時政黨者之徒輩甚至即在議會中亦有緘口不言之情勢。

吾人試觀察國際關係，日本對外之非常時，尙不能謂業已解消。是以國防實爲我國之最緊要國策。爲實行此種國防國策，軍部遂振臂而起。喚起民衆之自覺，鼓吹國民總動員，民衆國防等之軍部，自不能與政治無關，國防計畫與政治，實含有有機的關聯。



對於此種國策之實行，予以接觸支持，對於輕視此種國策之人民，促其反省者，乃理之當然。因此三宅坂（日本陸軍省本部所在地——譯考註）之上空，常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觀，政客之流，常以軍部爲口頭禪，政界之情報人員，若有論及軍部情形之言論，似頗樂於接受。一方嫌惡軍部之干涉政治，予以糾彈，而他方對於此種情形，竟至領首肯定，誠不無矛盾之點。

上述諸點，吾人且姑置不論。陸軍部內據云自來有派閥之對立，此種傳聞，常依種種形式，形於事實，並常聞有種種謠言或奇怪文書之出現。

自林銳十郎大將承非常時日本英雄荒木大將之後，接管陸軍大臣之印綬以來，一心一意，努力於部內之統制。然而世上有稱林大將爲「統制派」者。然則一方既欲打破派閥系黨，恢復建軍之真正本旨，而他方又被人稱爲統制派，以致一般推測世上所傳之字垣派，國體原理派，清軍派，以及其他種種派別，一若決非無稽之談者，爲國軍之立場計，實不勝遺憾。然而適逢其時，軍務局長永田鉄山中將，竟於八月二十日白晝在陸軍省局長室，斃於相澤步兵中佐之軍刀，被推爲陸軍之將來要人永田中將之死，自不勝惋惜，而行刺者之相澤中佐，自其年輩及地位而論，亦不能認其爲僅係一種仇殺事件。茲

事正在豫審，尙未公布真相。永田局長之犧牲，將惹起部內傾軋糾紛與否，因該件尙未經法律解決，吾人爲顧全軍部名譽起見，自須絕對不加隨意之評議。但此爲從古未有之事件，其間含有相當深刻之原因者，可不言而喻。

自接任陸相以來，苦心慘淡於部內統制之林大將，亦因此躍起，由「統制」而轉向「肅軍」，由消極的態度，一變而爲積極。然而滿洲事變當初大將亦曾獨令率領朝鮮軍獨斷越境從事抽衆的訓示，雖乏有效之反響，而第一步之手段，亦捨此無他。於是召集師團長及軍司令官等，示以軍紀振肅之嚴訓。

陸軍內部 既已惹起前代未聞之不祥事件，豎立於師團長前之林大將，自其專心肅軍統制之陸相地位而言，自其負有監督重責之長官立場而言，其萬感交集之心境，實不難想像。目光炯炯之陸相，除掀撫虎髯大聲疾呼，「復歸建軍之本旨」外，更行單獨接見各師團長披瀝心腹，申述該項旨趣。

據一般新聞報道，前記師團長會議，似頗收成效。然著者所悉中央部某軍官之見解，適得其反。各人所見不同，毀譽各別，所依立場之不同而異。然而以一場之訓示，欲求部內紛爭之解消，「肅軍統制」之實效，非緣木求魚而何。自林陸相就任以來，雖會

努力於肅軍統制，而今尙有「惹起軍部內前代未聞之不祥事件」之情形，其不能一朝解消者，自頗明瞭。原來以前傳聞。部內之派閥對立，對於岡田內閣處置天皇機關說問題之林陸相之態度，有評其爲優柔不斷之一派，此外則另有軟硬之議論，紛紛不一。此即從來傳聞軍部內之派閥對立之一證。就林陸相之立場而言，介乎鬥志勃勃之軍部，及懦弱不堪之政府間，爲政局之前途計，似頗煞費苦心。軍部內血氣剛強之流輩，主張「天皇機關說之一掃，在振興國民思想上，乃國家之重大問題。是以爲求徹底解決起見，自不能顧及對於政局之影響，內閣之動搖與否，更非目下所能顧全之問題」。此種論調，不僅爲青年將校所主張，則卽在今春之軍事參議官會議，亦有同樣之緊急決議，實出林陸相之意外。

再據一般傳聞，所謂教育總監更迭問題，使部內之動搖，更行激化。

本來教育總監之更迭，乃不足爲奇之事件。陸軍大臣本有更迭之權限，陸軍省官制之第一條，明定陸軍大臣之人事任免黜陟之權限，林陸相不過依此項規定而排除其障害物而已。卽當彼於八月間舉行定期異動之詮衡之際，因事前發生意見之爭執，斷行所信，排除障礙，結果於七月十六日左遷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大將於軍事參議官之閑職，而

以軍事參議官渡邊錠太郎大將起而代之。

此種舉動，既不足奇，又非不合法之處置。依當然之權限，毅然執行而已。自某種立場而言，其勇於決斷，實足欽佩。

然而事務上固一無問題，而教育總監之更迭，適足證明部內之紛糾者，誠堪注目。今後軍部之動向，已成爲社會視聽之焦點。

陸軍三長官之一人及陸軍教育指導之最高長官，雖依陸軍大臣當有之權限，而致左遷，然究與下級士卒之任免迥異，即依吾人之常識，亦不難判斷。尤以真崎大將，自滿洲事變以來，與荒木大將並稱爲非常時日本之傑出英雄。嗣後荒木大將，雖因病而後退，而真崎大將則依然雄踞中央，繼續其指導之地位。不甯唯是，抑且歷任陸軍士官學校本科長，該校幹事兼教授部長，後任校長，在校四年，頗得人望，當時崇拜將軍之學生，今皆任職大尉乃至少校，即所謂青年將校而爲陸軍之幹部者是也。真崎與荒木同爲精神家，內外不乏真崎信徒。而今竟被罷免其教育總監之地位，對於部內之衝動，自非淺鮮，誠近來少有之更迭事件也。

永田事件，究有關上述經緯與否，自非吾人所知。

然林大將亦竟因此而引責辭職。距罷免真崎大將僅後五十日，彼執戈衛國之武士，竟至殃及己身，昭和十年九月四日，遂中止肅軍統制之宿願，辭去陸相，終與真崎大將同列爲軍事參議官者，亦可謂運命之惡戲矣。

然而林大將之進退也，純潔可嘉。

知進知退，對於部內空前之不祥事件，既不急急於引咎辭職，先行樹立肅軍之善後工作，推荐川島大將，使其承繼原定政策，然後始掛冠辭退，誠可謂處置得宜。卽彼杞憂政局之影響苦心焦慮之岡田首相，亦得藉此安堵。無意中拾得遺物者，厥爲川島義之大將。

二 林陸相辭職之始末

林陸相痛感永田事件之責任，早已考慮本身之進退問題。不久將行辭職之豫想，雖遍於世人，然其時日，則不得豫料。

著者曾於本年八月，避暑水戶，從事著述，身處鄉間，對於該項事件消息之真相，不易明瞭，報章所載之消息，實有隔靴搔痒之感。月末歸京後，某書肆卽以「後任陸相

爲何人」之題，囑余執筆。於是奔走各方，蒐集情報。當時林陸相之辭任，爲期尙遠，否則是項原稿當一無價值。不料陸相竟於九月三日赴葉山覲見羣料其辭職當已不遠但確在何時則無敢斷言者。

是日午後，陸相於官邸接見記者團，披露其當時心境如下：

對於本人之進退問題，報章頗多臆測之談，實爲遺憾。本事件雖感重大責任，然於進退，則尙未向任何人表示意思。

最近亦無與其他二長官協議之豫定。本日閣議前，所以會見岡田首相者，因欲獲得中途先行退出閣議之諒解。至於赴葉山覲見者，因參謀總長殿下，對於明年兵備改善案之大綱，有所上奏，事關軍政，特往陪席而已。對於參謀總長殿下，並未請其在葉山單獨賜見。歸京後爲說明關於參謀總長殿下所上奏之事項，故於杉山參謀次長會見。又並無與四日歸京之渡邊教育總監會見之豫定。總之，本人對於進退問題，雖正在考慮，究在何日發表，尙未向任何人表示。師團長會議究能視爲肅軍工作之一段落與否，尙係問題。本日談話願卽此終止云。

是項談話，若足信賴，則天下任何消息靈通之大報館，當亦不料其於翌日卽行辭職

。果然四日之東京朝日新聞朝刊載有惹人注目之大號標題，「陸相辭職之時機及後任銓衡，恐將延期」。

記事內容大致謂聞陸相對於後任推荐一層，正在苦慮中，蓋若銓衡有誤，則一年半以來所努力之統制強化，將被破壞，是以後任者之主張，須與林陸相相同，且非係有相當之實行力之人物不可。因而人材物色之範圍，當不甚大云云。最後並謂「是故後任者之推荐之長官間自須有充分之豫備工作。該項工作，需要相當時日。再加對於辭職一事，尙未有會與參謀總長殿下及渡邊教育總監協議之消息，辭職問題，因而決不致急速進展，根據上記情形，陸相之辭職，雖確信結局難免，然其時機則尙不明瞭」云。

觀乎林陸相三日午後之聲明，上述觀測，亦決非無理。

然而林陸相之所謂「心境告白」，與政治家之「明鏡止水」（鳩山文相辭職前之表現，譯者註）或其他辭句相同。實則當時早已決定辭職，即首先已向參謀總長殿下表明本人之進退並就推荐之後任川島大將有所商陳已承殿下之允諾，復於事前獲得渡邊教育總監之諒解，密向川島大將進行裏面交涉矣，此爲九月二日之事。當時以川島大將關於

國防國策之確立，來年度陸軍豫算之實現，天皇機關說問題之解決等，申述希望意見，雖係抽象的條件，已先採取政府之腹案，於是林陸相親播上記三個希望條件，於三日之閣議前，會見岡田首相，表明辭意，推荐軍事參議官川島大將為後任。並傳達川島大將對於就任之前記希望意見。所謂希望意見者，自非具體的條項，岡田首相亦予以諒解，暗暗裏實早已着着進行交涉。林陸相與岡田首相會見之經過，當晚由陸相報告川島大將，於是陸軍大臣更迭之梗概，已於當晚完成，翌四日，秋雨蕭條，金風颯颯，衷心苦惱顏色憔悴之林陸相，於十一時四十五分訪岡田首相於永田町之官邸，提呈辭表，並謂「永田事件，大致已告一段落，關於天皇機關說之排擊及國體明徵之貫徹，希望政府努力一切，再陸軍之明年度豫算亦請竭力維持」。

陸相之辭職雖係意料中事，然聞正式提呈辭表之刹那，據云岡田首相亦為之慘然而動，祇發「已諒解君意」之一語，兩將軍但默示敬禮云。

首相即於午後，招請川島大將來邸，由首相再行向彼交涉繼任陸相。川島大將將前由林陸相提出之希望意見再行申述一遍，詢問政府對於機關說排擊之真意及國體明徵之具體的處置等，然後承諾入閣。

三 川島陸相就任之事情

陸相更迭之梗概，已如上述，實於三日夜中已告完成。林陸相於是日午後對記者團表明心境當時，早已着着進行。渡邊總監既於二日會晤獲得事前之諒解，自無須於四日再行會晤。

極力辯明，「關於本人之進退，報章頗多測臆之談，實覺遺憾」之林大將，當然不過故弄玄虛而已。

再說川島大將。本來當林陸相物色後任之時，以與本人見解相同而有實力之人物爲目標者，自不待言。當時往來於陸相腦海中之人物，聞有渡邊教育總監，川島參議官，及植田朝鮮軍司令官等數人。當然荒木真崎不成問題，對於阿部信行，部內亦有反對之聲。

植田大將之人物，雖頗稱職，但距離東京太遠。渡邊總監與林陸相雖同心一體，惟就職後爲期不久。至於拔擢寺內台灣軍司令官，名震內外之小磯第五師團長，建川第十師團長等新進人物，部內情勢，又未免過於複雜。小磯建川杉山等，雖係傑出人物，然

欲以中將階級長部情複雜之軍部，資格上尙嫌不足。

此種觀察，卽依一般門外漢之常識，亦莫不如是。

是故結局軍事參議官川島大將，獲得榮冠。關於川島大將之拔擢，固不免多少曲折。然彼於軍事參議官與當局首腦部間之融合問題，奔走各方從旁援助林陸相，對於肅軍統制，又多功勞，是以因同大將之推荐，較爲容易。且足期待肅軍統制之實蹟，三長官之意見，遂因而一致。

身負肅軍大使命而出馬之川島大將，四日訪問岡田首相，正式承諾入閣後，發表如下之談話：關於本人之就任陸相，於昨日會見林陸相，承其推爲後任，當與促膝懇談後，今晨拜謁閑院參謀總長殿下，呈明私見，經殿下力勸就職，因而決心効勞。又岡田首相處昨日（三日）會由林陸相傳達本人之見解，首相似亦大體諒解。結果因彼欲於今日午後直接見余，特往訪問，懇談一切問題。首相會將組閣以來之情形及今後之方針相告，當時本人亦陳述所信，深得首相之諒解。至於本人會向首相提出條件與否，本日尙不便言明。國體明徵問題會否提出，當委之諸君之想像。然本人之見解，與首相之意向，俟懇談結果，根本上並無不同之處，至於再度發表聲明與否之具體問題，不會談及。總

之本日會見之結果，今後尚有問題云云。

是後川島大將於五日午前十時「赴葉山行宮預備召見，「禮服正裝，佩用勳一等旭日大綬章，嗣奉旨進見，俯伏御前；岡田首相在旁侍立，先由天皇陛下賜以親任之勅語，再由首相授與以「任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之官印。

當此內外時局重大之秋，無意中拜受總理軍政之大命之川島大將，決心「循天地之大道，至誠奉公」胸藏依舉國一致打開難局之大決意，親臨光榮之親任式後，逕往陸軍省就任軍務。

四、新陸相川島大將爲何種人物

接任非常時日本非常時軍部之陸軍大臣川島義之大將，究係何種人物？

就社會一般而論，川島新陸相並非聞名天下之人。當發行陸相更迭號外之瞬間，著者會一翻朝日新聞編纂之「名士錄」，但終不見其名。然而川島大將，決非平凡之輩，唯其爲嚴謹寡言，不求虛名之人物而已。

川島陸相祖籍伊豫之松山，生於明治十一年松山市鮎屋町之舊家，管媛一縣，迭出

故秋山好古大將故白川義則大將，是以彼亦夢想未來之大將，負笈陸軍士官學校，以優秀之成績完成學業。該校第九期生中已有真崎甚三郎松井石根阿部信行荒木貞夫本莊繁等五大將，誠爲空前盛事，其一年後之第十期畢業生中，又有川島大將之出現。東京警備司令官西義一，朝鮮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二大將雖同爲該期畢業生，昨春三月就任朝鮮司令官之川島，竟超越同輩，昇任大將，親補軍事參議官，而至榮任今日之陸軍大臣。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任爲步兵少尉以後逐漸陞遷，以其手腕之靈敏，昇爲法軍本省整備局長。其後於宇垣陸相時代，曾任人事局長，發揮縱橫之手腕，當時有「名人事局長」之稱。本省任職時代，曾實際致力於軍政方面之研究，不圖往昔所學，竟得致用於今日。其後歷任朝鮮羅南之第十九師團長，名古屋之第三師團長，然後再回中央，就任教育本部長。林大將轉任爲教育總監後，川島繼之而爲朝鮮軍司令官，今又繼林大將之後而爲陸相，兩者間誠可謂有奇好之因緣。

陸相本年五十八歲，自幼稟性溫和，一無大將大臣所常有之韻事。面貌四方，似予人以嚴正難犯之印象，爲人謹直真摯，頗有人類的溫情。有時隨興之所至，常試作詩文，別號「葦雪」，喜臨池書。世人以其爲理智冷淡之人，實非適評。試觀其軍隊生活中

對於部下之溫情，即可明瞭。

總之，對於川島新陸相之評論，以人格高潔謹嚴公正之武將之一語盡之。精神方面之修練，亦不亞於前任陸相之荒木及林等。唯不似荒木大將之喋喋善辯。至於果能如林大將之富於果斷勇於實力與否，則尙係未知之數。吾人所能期望者，唯其「實行力」而已。時代已非空談理論之秋，所賴者，乃其德望之如何。川島大將爲崇高之人格者，同時亦爲德望家，乃一不好奇不自飾之武人也。

以前伊豫一隅已有大臣二人。一爲清浦內閣時代之大藏大臣，（財政部長）政友會內閣時代之文部大臣（教育部長）勝田主計氏。另一則爲田中政友會內閣之陸軍大臣，曾在上海事變樹立赫赫武勳之故白川義則大將。

舊藩主久松伯雖爲華胄界之名士，最近竟得迭出三人之大臣，伊豫一地，亦可誇耀於他處矣。伊豫產橘，前臨瀨戶內海，後負明神山岳，因爲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之勝地也。彼川島義之即生於是地，由陸軍大將而陸軍大臣，置身非常時日本之廟堂，爲伊豫出身之第三位閣僚，此不僅爲大將一人之光榮，卽鄉里之人，亦可上謝明神山岳，額手稱慶矣。

然而川島大將雖身佩陸相之印綬，官至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陸軍大將從三位勳一等功五級，而家庭方面，則頗寂寞。

慶應大學畢業服務於三菱航空公司之獨子一義君，不幸於昭和八年六月病歿，家庭中祇有渌子夫人一人。夫人今年四十一歲，係大阪夕陽丘高等女學校之畢業生，在學時卽有麗人之稱。至於故鄉之松山方面，除該市喜與町之吉村花君外，亦乏近親。

嚴謹寡言之將軍與貞淑賢美之夫人二人之家庭，實頗幽靜。

據一般之恆例，榮任大臣之時，賀客滿堂，近親家族亦皆舉杯稱慶，報章且常登載數多子女或幼孫等高呼萬歲之相片，而新陸相之家庭則無此種情形。負有肅軍大使命而出馬之將軍，與早喪愛子之渌子夫人之胸中，公私雙方，恐亦不能任情狂喜也。

將軍豪飲 壯時曾有鯨飲之量，局長時代因健康不勝，幾有身命之危，爾來頗戒狂飲，晚酌不過一小瓶之程度而已。以漬物（卽中國之所謂鹽菜或泡菜）爲下酒物，此點頗似駐滿全權之南次郎大將。雖就人物上而論，與剛毅磊落有豪傑氣概之南大將不同。

聞現在健康頗佳，慎於飲酒固不待言。卽於少時所好之騎馬射箭圍棋將棋打彈子等

之趣味，亦不嘗試。主要樂於讀書與臨池，榮任大臣後，讀書亦恐無暇及之，最多以他人之紙張練習書道而已。

五 德望崇高之新陸相

川島大將已如前述，曾有陸軍省整備局長及人事局長之經驗，尤以人事局長有『名局長』之稱。對於軍政方面，雖有如斯之經驗，然就大將之典型而言，與其爲掌攬軍政之陸軍大臣，毋甯爲出槍入彈，指揮三軍之司令官，較爲適宜，卽大將本身，恐亦以此自任。

然而陸軍之現狀，正所謂一種非常時狀態。兇行之動機，雖未明瞭，在發生前代未聞之不祥事件之軍部，肅軍工作，實爲目前之急務。師團長會議之結果，已使永田事件告一段落或解決之風說，吾輩爲國民者，固願如此，而實則決不能驟予信賴。

林陸相之掛冠，頗得一般之同情，靜觀陸相更迭之社會，對於後任者之肅軍統制之貫徹，頗加期待。是以大有望於川島新陸相也。

川島陸相，雖爲宇垣大將陸軍大臣時代之人事局長，置身所謂宇垣閣之軍部內，而

一般則並不視其爲宇垣系之人物，完全超越一切派閥之圈外，直至今日。

林前陸相係依荒木大將之推荐而承其後者。然而彌漫於部內之種種潮流，據云竟使兩將軍間產生鴻溝之隔。內心杞憂之川島將軍，遂於此次召集師團長會議前，與荒木大將及當時之林陸相會晤，優和首腦部間之空氣，使其得以實現。川島將軍對於統制融合功勞頗大，遂有此次陸相就任之事實。

誠如上述，將軍不好派閥對立，努力部內之融合，超然以中正公平爲標語，而今立於華軍之前線，發號施令誠可共慶得人矣。

將軍決非剛愎奔放之豪傑，頭腦周密而非戰戰兢兢之小人之器，平凡謹慎，而爲人格圓滿之德望家。好讀書，孜孜不倦，尤努力於新智識之吸收。

德川家康鎮伏戰爭亂之兵火，平定天下。家康公之所以能建基太平者，決非徒賴腕力而已。公以德治下，以是振興三河之士風，而爲羣雄所欽羨。積養實力，靜觀者多年，一旦決雌雄於關原，遂壓伏敵軍，掌握天下之大權，建幕府三百年安如磐石之基非偶然之至，蓋行不過激，言守中正，部下曠服故也。家康公之治天下也，不弄策略，施政平凡。織田信長之權數智謀，非當時羣雄所可比擬，豐臣秀吉之雄才大略，亦足威鎮內

外，其進固銳，其退亦速。蓋其徒藉策謀，威壓土地財寶等牢籠人心，而乏義勇之精神及至誠故也。是故家康之所以能算鞏固之基者，實在於尊重禮義恥廉，致力於士氣之鍛鍊。

平凡之道德，平凡之施政，反易收攬人心，家康公之圓滿平凡之德行，實爲其稱霸之原因。

川島新陸相之肅軍工作，乃撥亂反正之工作，與家康之撥亂反正，可謂別無二致。陸相肩負重責，遵天地之大道，處理軍政，以圖打開難局，就客觀而論，其立場實有與家康公互通之處。陸相以其平平凡凡之政治哲學，期待肅軍統制與否，固無由知悉，然而此際禁忌鬼計奇謀，則爲事實。是以必須始終嚴正公平，恢復建軍之本旨，垂範部下，以期掃滅部內之傾軋抗爭。

幸而川島新陸相，乃德望崇高之人格者，凡我國民皆望陸相超然立於派閥抗爭之上，擔當艱難時局，排除禍根，嚴正統制軍部。

然則川島陸相之抱負如何，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六 川島新陸相之抱負與決心

川島之爲人及其出馬之經過情形，大要如上，至於陸相之抱負如何，在其正式受諾前，與岡田首相會談之內容及當時提倡之希望意見中，業已披瀝其一端。

是項希望意見，決非川島大將獨創之私見，乃部內種種潮流之反映，今摘其大要於左。

對內的

(1) 肅軍之徹底

使軍司令官師團長會議時林陸相之訓示專行徹底化及探究不祥事件發生原因，而行肅軍工作。

(2) 人材適用

打破從來偏重中央官衙，輕視部隊勤務之弊風。不拘泥於何種學校何種兵科出身，拔擢人材，採適材適地主義。

(3) 改善諸制度

不適應於新時代及已瀕於頹廢之制度，在可能範圍內予以改善。

對外的

(1) 從速實現國防國策

對於農村問題教育問題及安定國民生活等廣義的國防政策，明白綜合部內之意見，積極向政府建議，以圖從速實現。目前之處置，關於明年度豫算問題，努力軍事費之全額承認，並支持當該主管官廳，以期間接國防費即所謂廣義國防豫算之通過。

(2) 施行對滿政策

對於對滿政策，規隨前陸相之方針，努力於第二次對滿國策之合理的實現。

(3) 國體明徵之具體化

關於此項問題，政府之聲明，頗不徹底，今後督勵政府，闡明政府之本意，並努力使其從速適切採取國體明徵之具體的處置。尤其本問題乃事關國體之最重要問題，斷不能放任政府之徒然躊躇逡巡。

上列數項中尤以最後之鞭撻政府，對於國體明徵之處置一條，最值注目。岡田首相

對此，曾予諒解，然因文句極爲抽象，祇答以「當竭力善處之」雖曰對於政府斷不能放任其躊躇逡巡，然而關於天皇機關說之排擊，岡田內閣或不致具體地另取進一步之處置。

觀乎過去之成績，即可明瞭，岡田內閣，祇以糊塗敷衍爲能事。上項問題，乃關於國體之最重要問題，應予以適當解決，使萬人誠服，而羸弱之岡田內閣，誠恐政局之動搖，不予徹底解決，不，毋甯謂其無力解決。是故縱令軍部之意向，由新陸相傳達，強硬要求政府予以解決，政府果能因此施行具體解決與否，實屬疑問。川島陸相若與政府之態度相同，拒絕部內之要求，而將就任前之希望意見棄之不顧，則陸相難免陷於苦境，惹起部內之不滿，而肅軍工作亦終成蕘餅。是以將軍豫料新任者之苦衷，在承諾前，已抱有重大決心。五日親任式終了後，是晚在官邸內對於記者團所語之感想，大約如左：

當今之時代，理論太多，專事理論之爭鬥，常有易於脫離大局陷入邪道之虞。本人常謂就任以來，對於任何人以根據友情之密切結果着着邁進，最爲適應現今之時勢。理論之偏重，適足以陷於阻止事物進行之結果。

總之現在爲實行之時代，陸軍方面已有種種計劃。然而當面之問題，爲計劃之實行

。本人根據是種見解與信念，擬着着實行已有之完善計劃，完善之計劃，完善之政策，已無再行研究之必要，本人只須將其實行而已。然實行一事，並非易事，幸有部內幹練之士之助力，決意向所信勇往前進。

觀乎上項之聲明，吾人即得窺得川島新陸相以實行爲第一主義，持有勇往邁進之決心。

七 軍部之動向

陸相之更迭，結果頗佳。新陸相之人物，亦已詳述。經川島新陸相之努力，使荒木大將及林大將二人，得以趨於融合，同時兩將軍對於新陸相亦有根據一致意見，共同推舉之內幕情形。是以近來一般預料第一師團長柳川平助中將將再被任爲次官。然現當明年度豫算編製時期，若驟將橋本次官變動，不無困難。且川島陸相對於豫算編成，亦踏襲前陸相之方針；是以委託橋本次官，努力使其所信實現，次官之變動，或將留保至十二月間之定期異動，亦未可知。荒木陸相時代之次官柳川中將之再任說，頗受一般注目。

荒木陸相想爲讀者諸君所熟知，在大養內閣成立時入閣，其後齋藤內閣時亦繼續留任爲陸相，馳名內外，與當時之松岡洋右氏並稱爲非常時日本英雄之雙璧。大將爲我軍部內唯一之思想家，內外呼應，努力傳播日本主義之主張。

反之懷抱政界進出之宿志虎視眈眈靜待時機之朝鮮總督宇垣一成大將，因爲倫敦軍縮條約時之當局者關係，受窮追責任之餘波，成爲內外攻擊之焦點。關於此點，無容多贅，徵諸五一五事件之記錄，即可明瞭。宇垣大將任職中央軍部多年，在軍人中頗有政治家之氣概，是故部內不乏客觀的主觀的宇垣系人物。荒木陸相時代，阿部信行遠任爲台灣軍司令官頗有所謂望月邊地之慨。阿部曾任宇垣陸相之次官，在宇垣因病療養期間並會代理陸相事務。

據云現台灣軍司令官寺內壽一中將，及參謀次長衫山元中將等之所以被任爲師團長而遠遣各處者，亦因敬遠宇垣系使之退出中央，真假與否，著者自無由知悉，但軍部內反宇垣熱之高騰，則係事實。

宇垣早欲進出政界，預行伏兵於既成政黨財界及其他各方面，而迄今未能實現者，據說乃係基因於軍部內反宇垣勢力爲之障礙作祟。據另一傳說，則謂宇垣之勢力，最近

漸行恢復，或有次期掌握政權之第一候補之希望。此種觀測，即在專謀自黨利益爲特徵之政黨，亦予以肯定。宇垣之威衰，雖因彼與各方有關，不能單以對軍部關係，而加以觀察，然其勢力之消長，亦不能完全漠視軍部關係。

然則宇垣在政界中之潛勢力，最近逐漸強化，不論歡迎與否，彼於最近之將來，將獲得政權達到多年之宿望之觀察，其所以傳播於政界中者，果有何種根據？據云因一時退出中央之宇垣系人物，因荒木辭退陸相轉任軍事參謀官之閑職後，逐漸有復回中央之趨勢之所謂客觀觀測之假定而來。

例如阿部信行，由大將而軍事參議官重回中央。杉山元復任參謀次長，重占樞要之地位。不僅如此，即彼自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後，在皇國日本之興廢萬民興奮之絕顛之非常時代，身負陸軍重責之小磯國昭，達川美次兩中將東條英機小畑敏四郎兩少將以及石原莞爾大佐等新銳錚錚之輩，與荒木大將前後退出中央遠遺各處之事實，亦爲暗示宇垣系抬頭之證據。

此爲第三者之觀察，實際上或與事實不符，亦未可知。然而林大將就任陸相以來，常以「統制」爲標語，「統制」云者甯非暗示部內種種潮流之存在乎。

通觀我日本之社會情勢，可大別爲現狀維持派與現狀打開派。對於兩派之是非討論，姑且置之。思想上政治上則常見此兩派之抗爭運動。然而所謂政治者，正在於參酌兩派之主張，加以善處安排。政治實社會之安全瓣。軍部內亦有各種之主張，雖於盡忠國家之根本觀念上，別無二致，關於具體政策之實施，則主張不同。至於思想方面，亦有新舊之別。各種地塊互相磨擦時，則發生地震，而首當其衝，身負重任者，自爲軍部大臣之任務。

宇垣總督果將以何種信念何種政策而進出政界，不甚明瞭。朝鮮總督就任以來，倏已四年有餘，多年來懷抱政界進出之野望，雖於政黨內閣時代不能實現。然在政黨瀕落，社會情勢大變，變態內閣，大有實現性之今日，大將之野望，着着進展，俾其觸發於各方面，預行埋伏，急急於準備工作者，乃一般之觀察。秋田清氏之辭退衆議院院長，脫離政友會，長島隆二氏之脫退政友會等，據云均與上記情形有關。以策士自任之彼輩，不知究在施弄何種奇謀詭計，至其主張亦屬未知之數。

宇垣從未被稱爲現狀維持派，此或係有關倫敦軍縮條約問題之因果關係而來之印象。世人推論宇垣若得政權，或將復還於所謂舊式軍閥政治時代，此爲反宇垣派之中傷。

亦未可知。總之字垣之本來面目雖不易把握，而其神龍之行動，實爲神經過敏之政界或軍部所懸念。同時字垣對於政界之內情軍部之動向，亦頗懸念。蓋政界軍部之反映關係於神龍之消長者至大也。

軍部部內，雖云有派閥之對立，然或反爲精神上之結合。

試觀現今世界，歐洲列國間誠有（此文已見前）戰雲瀰漫之概，伊阿間之關係，實不易逆睹。

再觀東洋之情勢，亦難作太平之夢想。日蘇關係如何乎？中國親日轉向之誠意究有何種程度？縱令犧牲一切，一賭國運，日本亦必須出而維持東洋之治安，滿洲帝國之保護，自不能放棄。然而反顧內政方面，忠良兵士之發源地農村又如何乎？農村振興之對策有適切之實行否？產業施設究竟妥當與否？一朝有事之際國防費又如何籌集？吾人若詳加省察，可知近代之國防計劃，決不盡於兵器之磨練，「廣義國防計劃」之提倡實施，所以爲一般所要求者，實緣於此。

再關於對滿關係，亦有樹立鞏固國策之必要，樹立如斯遠大國策而正在前進中之軍部，以及實際政治界要人，果能徹內徹外痛感上記情勢，樹立國家之百年大計與否，實

爲政治上最值關懷之事。軍部內之所以有種種對立，實非因是而發生者乎。

然而以前代未聞之永田不祥時件爲轉機，出馬統制部內之新陸相，若加善處。軍部之主張，或能早日實現。現今國防之重要性，爲任何人所熟知，僅專委之於軍部，實係無理，總之不論任何人欲得政權，終非持有實行能力及誠意之人不可。

據云川島新陸相就任之日，曾舉行軍事參議官會議。林荒木二將軍大聲疾呼「皇軍一致」，支持鞭撻新陸相，並望其努力肅軍之貫徹。

我日本之軍人，實爲足以信賴之存在，平時以日本精神爲基礎，鍛鍊身心，一旦戰事發生，肩負皇國日本興廢之關鍵，爲君國而犧牲生命，乃係軍人之天職。是故軍人應以大義大節爲本，捨棄利己觀念，今爲必須舉國一致之時代，若能上下一體，無彼我之對立，舉國一致，集合渾然之力，則國家之基礎，自能愈益強固，保持國運，川島新陸相迄今立於派閥抗爭之圈外，乃高潔正義之士。最宜綜合調整部內之諸潮流，當此擱筆之際，幸祈皇軍一致，負擔時局，早日致於降臨國泰民安之盛世。

#78

220027

422

#78

220027